

你知道什么灵异故事？

一个月前，我买了一辆凶车，二手宝马，落地价五十多万的车，开了一年，被我二十万买了下来。

我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，可没想到，那车到我手上后怪事频出。

比如我一个人开车在路上走着，仪表盘上忽然提示副驾没系安全带。

有几次我正听着歌，音质忽然就不好了，滋滋啦啦地响，像有人拿着坚硬的东西划玻璃的声音，听的人浑身起鸡皮疙瘩。有时歌声里忽然出现一些怪异的杂音，像有人在说话，但听不清说了什么。

还有一次，我加班太晚，回去的路上，忽然听见后排传来敲窗户的声音，一下一下的，声音不大，却很清晰，我回头去看，结果差点跟前面一辆车撞上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直觉这车有点怪怪的，可我也没怎么往心里去，安慰自己，敲窗户的声音可能是风刮了什么东西，正好打在玻璃上。直到上个星期，发生了一件事，才真正让我感到恐惧！

上星期六，女朋友小莉过生日，晚上请了几个闺蜜，又是喝酒又是唱歌的玩到了半夜，把那些人送回家后，我俩拐了个弯去

了河边。到那儿我们也没下车，直接爬到后座迫不及待地搂在了一起.....

我俩就这样正亲热着，突然，身下有个声音幽幽说，你压到我了，我撑了撑身子，继续动作，那声音还说，你压到我了.....

我一下子意识到了不对，脑子里「嗡」的一声，当时就软了，我跟小莉正亲着呢，根本腾不出嘴呀，那声音从哪里来的！

我打了个哆嗦，背后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慌乱地四处去看，车里没什么异常，窗外黑漆漆一片，也看不见什么。

小莉一头雾水，问我怎么了？

我反问她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

她说没有，伸手又来拉我，说快点吧。

我顺手把她拉起来，提上裤子，说咱走吧。

那一刻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赶紧离开那鬼地方。

小莉没搞清楚状况，摸了我一把，不乐意了，说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不行了？

我怕吓到她，没敢跟她说声音的事，只说忽然提不起兴趣了，开着车就跑。

女人的脑回路有时候挺清奇的，我都快吓尿了，小莉倒好，半道上竟哭了起来，一边哭一边质问我是不是出轨了！

莫名被扣上了出轨的罪名，我自然不干，说没有。

她不信，说你还嘴硬，以前每次都猴急猴急的，要不是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我躺那儿你都提不起兴趣？我就那么差劲吗？

我才意识到说错话了，赶紧指天发誓，我真不是那个意思。

她说那就用事实来证明。

我把我手机给她，让她随便翻，随便看。

她没翻我手机，到家后拉着我又试了几次，呃——都没成功。

她就无理取闹起来，任我好说歹说都不听，后来摔门走了。

这几天，我一直不停地给她打电话，发信息哄她，甚至跟她解释了那晚忽然不行了的原因，可小莉根本就不相信我，还发了个朋友圈：当一个人不爱你时，连解释都这么敷衍。

躺在床上，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我跟小莉在一起快三年了，一直挺好的，最近俩人商议着五一见见家长，我这才买了那辆车，准备在未来丈母娘面前加点分，没想到，分还没加上，倒先给我整不举了。

「砰砰砰……」我正胡思乱想着，忽然就听一阵敲门声。

看了一眼手机，十二点了，这么晚了会是谁？难道小莉回来了？

打开门，不是小莉，是楼上大哥，醉醺醺的打着酒隔。

我说：「大哥，你走错了，你家在上面一层。」大哥说：「小马，你是不是跟女朋友吵架了？」

「这你都知道？」

我有些尴尬，现在的楼隔音都这么不好吗？那岂不是我有点什么小动作都被他听去了？

大哥说：「我喝酒回来，听见你车里有个女人在哭，呜呜地，哭的可伤心了，我隔着玻璃往里瞅了一眼，看见你女朋友在后座上一抽一抽的。」

大哥这话听到我汗毛都竖了起来：「你.....确定看见的是我女朋友？」

「那能有错！」大哥一本正经：「我还搁那劝她半天呢，她不搭理我，我就琢磨，一定是你俩吵架了，咱大老爷们能屈能伸，别跟女人一般见识，你下去哄哄人家。」

大哥说完晃悠悠上去了。

我拿手机给小莉打了个电话，关机。想了想，我下了楼。

楼底，惨淡的路灯下，我那车静静地停在角落里，并没有大哥说的哭声。

我梗着脖子走到车前，想开门，可看着黑漆漆的车窗，有些胆虚，那句「你压着我了」，始终在我耳边回响。

「小莉？你在里面吗？」 我到底没敢把门打开，站在外面喊了一嗓子。

没有回答，我的声音在寂静的午夜格外的突兀。

「小.....小莉？」我又叫了一声。

还是没有回应。

大哥应该不会看错吧？小莉可能在跟我赌气，故意不答应？

手心里握了一把粘糯的汗，我屏住呼吸，慢慢地靠近车窗，把脸贴在玻璃上，往车内看去。

这一看差点没把我心脏病吓出来，我看见一张惨白的脸上，一双通红的眼睛带着诡异的笑，正隔着车玻璃看着我！

我闷哼一声，连滚带爬地往回跑，一口气跑到四楼，想回家来着，可一想家里就我一个人，果断放弃，直接跑上了五楼，砰砰敲大哥家的门。

门开了，不待大哥说话，我一步冲进去，反手把门关上，倚着门呼哧呼哧的喘。

「你...怎么了？」大哥有点懵。

我说：「大哥，今晚我能跟你住吗？」

不知是我的样子引起了大哥的误会，还是他喝多了脑子不灵光，他一下子警惕起来，说：「虽然你嫂子回娘家了，可我.....

我也不能乱来。」

我说：「不是那意思，我现在不敢回家了，我车里有个女鬼，你仔细想想，你看到那女的，看清楚脸了吗？」

大哥听了我的话，皱了皱眉，脸色随之惊恐起来，像是一下子想到了什么，一把拉住了我的手，「小.....小马，你今晚就留下吧，你嫂子不在家，我.....一个人害怕。」

我俩开着灯躺在床上，谁也睡不着，大哥就问我，「你那车以前出过重大事故吗？」

「应该没有，买的时候我还特意问过车行老板呢。」

「二手车呀？」大哥砸了砸嘴，又问：「除了今晚这事，之前就没闹过？」

我把之前发生的事告诉了他。

大哥听完，同情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「你这八成是买到凶车了，只有出过人命见过血的车，才会这么邪性，你被人骗了呀！」

大哥还给我举了个例子，说：「在我们老家，就有个年轻人不信邪，买了一辆二手半挂，那辆车的原车主在山上拉石头的时候车侧翻，把他压在了底下，人弄出来的时候都压的不像样了。」

「年轻人图便宜买下那车，开了没俩月就出事了，在一个T字路口，还是下坡，他本该拐弯的，可方向盘在那时候怎么都打

不动了，他自己说，就好像有只手抓着跟他较劲一样，他拼命踩刹车，可刹车也莫名其妙的失灵了，最后大车直直的钻进了沟里，人倒是没死，就是左边腿没了，上次我回老家还碰见他了，拄着拐，一条裤管子空荡荡的。」

听了大哥的话，我一阵后怕。

「日他大爷的，竟然把凶车卖给老子，我这就找他算账去！」我一骨碌爬起来，想去找车行老板，可看看窗外黑灯瞎火的天，又怂了，「要不等明天吧。」

第二天，早饭都没吃我就来了「宏盛二手车行」门口。

来早了，还没开门呢，不过这车行是个人的，老板可能就住在里面，我抬脚咣咣踹门。「谁？」

踹了没几脚，一个男声吆喝了一嗓子，没多会门开了，老板探出个大秃脑袋。

我一句话没说，上去一拳打在了他的胸口，打的他趑趄着退了好几步。

老板反应也挺快的，顺手抄起一个拖把，指着骂，「你他妈干什么！找事是吧！」

「老子就是来找事的，你个黑心玩意，什么车都敢卖，看我今天把你店砸了。」

老板听我这话，拖把往地上一扔，人往椅子上一躺，说：「这年头，就不怕你耍横的，你砸吧，连我一起砸，砸死了你抵

命，砸不死下午我就看房去。」

他那副不要脸的样子，生生让我止住了冲动，我指了指门外：
「那车闹鬼，你怎么解释？」

老板往门外看了一眼，又看看我，说：「是你呀。」

这丫的，合着才把我认出来。

我说：「这车上是不是死过人？」

老板的脸色变得古怪起来，说：「这我哪清楚，我就是个中间贩子。」

他没有否定。

「听你这话意，早就知道这车不对劲？我买车的时候你为什么
不跟我说清楚？」我质问他。

老板还为我打他的事生气呢，没好气道：「有些事用说那么清楚吗？干我们这行的，事故车常有，我低价进低价出，你心里就没点数？这车要干干净净的，我卖它三十万不香吗？」

我火冒三丈，「这特么还怪我理解能力差了！」

老板说：「倒不是怪你，像这种情况的车我卖过不少，也没听谁说过有问题。」

「你怀疑我说谎？」我算是听出来了，他压根就不信我，以为我无理取闹呢。既然这样，我决定等在这里，等到晚上，绑也

要把他绑到车里，让他亲眼见见那女鬼。

老板威胁我再赖着不走就报警。

我让他随便，我正想告他欺瞒消费者呢。

他拿我没了办法，问我到底想干嘛？

我说：要么把女鬼请走，要么把买车的钱退给我，另外赔偿我这些天的精神损失费，事情不解决，我就住这儿了。

老板见我动真格的，眉头皱了起来：「你这意思，是真有鬼？」

「这种事我能骗你？说吧，这车出过啥事？」我问他。

「这我真不清楚，我当时看这车多处修过，卖价又及低，就问了一嘴，原车主也没瞒着，说出过事故，我合计着大概是出过人命，这种事毕竟不好细问。」

老板解释完，又问我：「是个什么鬼？咋闹的？」

我把闹鬼的经过跟他说了一遍。

他听完也怕了，说：「还真有这样的事情呀，要不我给你找个大师吧？我们村的，专门干这个，小时候我吓着，都找他叫魂。」

老板说干就干，掏出手机就给大师打了过去，说：「二爷爷，我是栓子呀。」

那边二爷爷半天才想起栓子是谁，问他啥事？

他把闹鬼的详情跟二爷爷说了一遍，请他来一趟。

二爷爷说有事来不了，不过这种事简单，人死之后阴魂不散，多数是有放不下的事情，你帮她把事儿了了，她就走了，晚上你问问她有什么心愿未了。

「怎么问？」

「你不是隔着玻璃能看见她吗，隔玻璃问，或者找面镜子。」

「不是，就这么直接问呀？她可.....可是鬼。」老板哭唧唧。

二爷爷就骂他：「你怕个球，又不是没见过，她要害你，你早没了。」

说罢，电话就挂了。

老板拿着手机，弱弱地看着我，说：「怎么办？」

我说：「他电话里不都说清楚了吗？今晚你就去问问她为啥不走？」

老板牙一咬，说：「成，那你得跟我一起。」

老板那人挺怂的，晚上十一点，坐在驾驶座上的他，双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，突出的指关节泛着白，看起来非常紧张。

当然，我也没比他好到哪儿去，坐在副驾，手心里攥着两把汗，俩人死死地盯着后视镜，就这么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，眼看着十二点了，女鬼没出现，老板先崩溃了，说：「要不咱再想想别的办法，这……太特么煎熬了。」

我说：「晚了……」后面的话就说不出来了，镜子里慢慢出现了一个女人，比昨晚我看到的更清楚，白衣服，长头发，脸上有血，衣服上也有，直挺挺的坐在后座中间的位置看着前方，从后视镜里看，就跟和我们对视一样。

「大……大姐，冤……有头，债有……有主，你的死……不……不关我的事呀……」老板立刻就傻了，准备好的台词忘的一干二净，自己结结巴巴的现场发挥了起来。

我比他好点，没忘了我们的目的，目光从镜子上移开，稳了稳心神说：「人鬼有别，人死了就得去该去的地方，你不走是不是有什么心愿未了。」

「帮帮我。」

女鬼说话了，声音有些虚飘，怎么形容呢？反正就是不太真实的感觉，跟电视里演的差不多，看来电视里也不全都是骗人的。

「你想让我们怎么帮你？能做到的我们尽量去做。」我硬着头皮说着。

女鬼说：「我想让你们帮我查一查，我的死到底是意外，还是有人暗地里做了手脚。」

「你这么说，是有怀疑的对象了？」我问她。

「我怀疑姓白的。」她说。

女鬼告诉我们，她叫黄倩倩，姓白的是她的丈夫，叫白文斌，是黄倩倩家的上门女婿。

黄倩倩她爸是开五金厂的，开了三十多年了，家业颇丰，就黄倩倩一个女儿，一家子就计划着找个人来家里帮黄倩倩打理家业。

黄倩倩说，白文斌本来是给他爸开车的司机，长得高大帅气，人也机灵，会来事儿，就是家境不好，农村的，兄弟三个。黄倩倩她爸觉得白文斌还行，条件挺适合上门的，考察了他三年后，就把他介绍给了黄倩倩。

黄倩倩开始对他没感觉，后面经不住白文斌对她掏心掏肺的好，就在一起了。一年后黄倩倩怀孕了。

今年春天，黄倩倩姥姥的忌日，一家要去乡下给姥姥上坟，本来白文斌也要去的，可他忽然说有事，去不了了，这样，黄倩倩爸爸自己开车载着她们娘俩出发了，就是那天，车子半路失控，滚下了深沟。

当时，黄倩倩怀孕已经六个月了，坐在后排的她没系安全带，当场就不行了。

变成鬼后，黄倩倩越想越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新车怎么会忽然失控了呢？一向以她们家的人、她们家的事为中心的白文

斌，为何偏偏那天有事没在车上？就怀疑这场车祸可能是白文斌一手策划的。

「他最早就是个修车的，后来老板不干了，把他介绍给了我爸开车，他要想在车上做点手脚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」黄倩倩幽幽地说。

「你想多了吧，你肚子里还怀着他的孩子呢，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他不会连自己的孩子都害吧？」

我一边说着，一边偷偷斜眼往后瞥，后座上空荡荡的，竟然什么都没有，再看后视镜，女鬼明明还在。我明白了，反光的物体是我们与女鬼之间的媒介，我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看见她。

镜子里女鬼宽松的衣裙下，肚子确实是鼓的，竟真是个孕妇，一尸两命，也挺可怜的。

女鬼轻摇了摇头，说：「我也不能确定就是他干的，但我有一种直觉，你帮我查查，你要不帮我，我就一直缠着你。」

我说：「我也想帮你，可这事怎么查？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要不你去缠白文斌吧，亲自问问他？」

黄倩倩说：「我要能去早就去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不能离开这车，离开这车三五米的距离，就有一股莫名的力量把我拉回来，现在能帮我的只有你了。」

我没接话，算起来，黄倩倩死了差不多快半年了，车也已经修好卖给了我，要在车上找证据肯定找不到，可除了这车，我还

能从哪里着手去查？总不能直接找白文斌，问是不是他害死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吧？

「呜呜呜.....」

见我不说话，黄倩倩呜呜地哭了起来，一边哭一边说：「我死得好惨.....可怜我肚子里没出生的孩子，我的宝贝，妈妈对不起你.....」

「哇.....哇.....哇.....」

在黄倩倩边哭边念叨的声音中，车内忽然响起了「哇哇~」的婴儿哭声，声音清晰无比。

这突如其来的哭声把我们吓了一跳，哪来的孩子？！

下一秒，我想起了黄倩倩的肚子，从反光镜里看去，就见黄倩倩被宽松长裙遮住的肚子，这时竟然动了起来，好像她肚子里的孩子要撑破肚皮出来似的。

「呜呜.....我可怜的孩子.....是妈妈没保护好你.....」

黄倩倩哭得更厉害了，那孩子的哭声附和着她从开始的哇哇大哭，到后来变成了凄厉的惨叫，只听的人毛骨悚然！

「别哭了行吗，怪.....怪疹人的。」我壮着胆子说。

黄倩倩像没听到我的话，我看见从她的肚子里冒出一缕缕的黑气来，紧闭的车窗内这时竟起了一阵阴风，气温一下降了下来，配上那凄厉的鬼哭声，车内气氛一片诡异。

我慌了，冷汗都出来了，看这样子，似乎是厉鬼要出场了呀，怎么办？不然跑吧。

这个念头刚出现，老板梆梆就撞起了车门，显然跟我想一块了，可就是车门不知道怎么的，竟然打不开了！

「你们别走，帮帮我.....帮帮我.....」

一直坐在后座不曾动过的黄倩倩，见我们想下车，一下子站了起来，一只手伸向老板，一只手伸向我，向我们抓来。

我跟老板都要吓死了，大喊大叫着打黄倩倩的手，却无力的发现，我们只是打在空气里，根本就碰触不到她。

她的手很快掐上了我的脖子，冰凉，手劲很大，掐得我一口气没上来，眼前一黑，差点没过去！

好在那种感觉很快消失了，大概十来秒，我觉得脖子一松，再看反光镜，黄倩倩不见了，后座上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，车内安静得让人窒息。

「走了。」好一会，我说。我听见自己破了音儿，声音尖尖细细的，像电视里的太监。

「终于走了。」老板瘫在车座上，「尿都吓出来了。」他没胡说，是真的，车子里弥漫着一股子尿骚味。

凌晨的街头，两个大老爷们相互搀扶走着，俩人的腿都有些不听使唤，不停地打着摆子。

「这下信我了吧？你特么这是要害死劳资。」躺在老板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我一阵后怕。

「要不明天我把它送去别的车行，卖给别人？」老板说话的声音还在颤抖，还没缓过来呢。

「你这个丧良心的，就照你说的办吧。」我认怂了，下决心把车处理掉，留在手里一个弄不好小命都得搭进去。

可谁知计划没有变化快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二爷爷就给老板打电话了，「怎么样？事情解决了吗？」

「事情没解决，小命差点被解决了。」老板开了免提，「您老不是说不会有危险的吗？她怎么忽然就变了，还弄了个小鬼出来.....」

「小鬼？」

二爷爷听到小鬼，声音严肃了起来，「哪儿来的小鬼？」

「肚子里的。」

「嘶.....」电话那端抽了一口凉气，「死的是个孕妇？你怎么不早说！」

「这我哪知道.....」

「好了，别废话了，昨晚啥情况，你详细跟我说说。」二爷爷打断老板的话，问道。

老板一五一十地跟他汇报了昨晚的经历。

他听完之后直呼坏了。

老板让他别急，说现在没事了，我们打算把车卖给别人，反正那女鬼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被困在车上出不来。

二爷爷一听要卖车，更急了，说：「千万不能卖，那女鬼现在受不得刺激，受了刺激会死人的。」

「那也不能留在我这里呀，我也怕死。」我扯着嗓子在一边喊，有了昨晚的骇人经历，我哪还顾得上别人，死道友总好过死贫道吧。

二爷爷听出了我的意思，说：「你别以为卖了车你就能高枕无忧了，你知道那是个什么鬼吗？一尸两命的鬼叫血糊鬼，血糊鬼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她肚子里的孩子，那孩子尚未见天日就死了，心中怨气极深，如果母亲带着它踏上阴阳路便也罢了，母亲若再留恋尘世，心生怨恨，那怨气就会滋养腹中的小鬼，时间久了，小鬼就会从女鬼的肚子出来，那小鬼凶残无比，到时候，一辆车是困不住他们的？他们出来了，你躲的过去吗？恐怕第一个要找的就是你。」

听二爷爷这么说，我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：「那.....那怎么办？」

二爷爷说：「她不都说了吗，让你们帮帮她，你们帮了她，她心愿了了，不再产生怨气，肚子里的小鬼没有了怨气的滋养，也就出不来了，你们今晚再去，跟她说你愿意帮她。」

老板说：「不是我们不愿意帮她，就怕我们答应了她，到时候又做不到。除了这个，就没别的办法了吗？」

「有，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，趁着白天她不敢出来，一把火把车烧了，一了百了。」

我说：「二爷爷，你说这话考虑过车主的感受吗？」

「那就没办法了，我先挂了，我这有人来了。」

匆匆的，二爷爷又把电话撂了。

我欲哭无泪地看着老板。

老板沉默了片刻，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，说：「罢了，先答应她再想办法吧。」

夜，十一点五十，我跟老板硬着头皮再次坐在了车上，有了昨晚的经验，这次车门没关严，闪了条缝，我俩商议好了，只要情况不对，立刻就跑。

没一会，黄倩倩出来了，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后排，说：「你们怎么又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们吓坏了，昨晚不好意思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忽然就发那么大的脾气。」

这开场白让我们始料不及，不过听她的话，倒真像二爷爷说的，受不了刺激，受了刺激产生怨气就会唤醒肚子里的那个鬼胎，鬼胎又能左右她的情绪。

侧向车门的身子稍稍放松了一些，我说：「我一直都想帮你，就是没什么好办法，你有什么计划吗？」

黄倩倩幽幽说：「计划倒是没有，可他害我无非就是图我家的钱，既然图钱，肯定要从我们家生意下手，这小半年，也该露出破绽了，你们先去我家看看，我爸妈那天被救护车拉走了，具体怎么样我也不清楚。」

黄倩倩跟我们说了她家地址，又交代了一些有关她的事情，防止我们露馅，让我们冒充她的同学去她家看看。

第二天下午五点多，我跟老板买了点补品、水果，坐着公交车去了黄倩倩家。

下午去她家，也是黄倩倩提前交代好的，说白文斌白天在公司，下了班才回去，让我们跟白文斌见上一面，试探一下。

给我们开门的是黄倩倩她妈，看着我们有些懵，问我们是谁？

我一脸悲痛说：「阿姨，我们是倩倩的大学同学，之前一直联系不上倩倩，昨天才听说了她的事情，心里不好受，过来看看您二老。」

黄倩倩她妈点点头，又狐疑地看向老板，心里大概在想，这同学怎么长得这么显老，还有些秃顶，不过还是礼貌地把我们请了进去。

我跟老板进了屋，换了鞋，四下打量着，家里就她妈一个人，就问：「叔叔呢？」

黄倩倩他妈叹了口气，说：「在卧室呢，那次他伤了头，人就不清醒了。」

我们进了卧室，看见黄倩倩她爸平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盯着天花板，左脸一道疤，从眼角下一直延伸进头发里。

黄倩倩她妈拉着他的手，说老黄，倩倩的同学来看咱们了。

他的眼珠子转了转，看看我们，表情木讷。

「唉，从医院回来后，他就一直这个样子。」黄倩倩她妈红着眼睛跟我们解释，显然我们的忽然到访，触动了她心里的痛。

场面有些尴尬，我是以黄倩倩同学的身份出现的，双方却又都避开说黄倩倩这个话题，她妈妈客套地问了我几个问题后，就一个劲儿地招呼我们喝水，吃水果，最后还把电视打开了，我们仨并排在沙发上看《甄嬛传》。

好在这种情况下维持了没多久，门响了，一个西装革履，拎着大包小包的男人开了门，一进门就喊：「妈，快帮我拿下东西。」

黄倩倩是独生女，这个男人显然就是白文斌了。

这时，白文斌也看到了我们说：「呦，家里来客人了。」

「是倩倩的同学，来看看我跟你爸。」黄倩倩她妈一边介绍我们，一边接过了白文斌手中的袋子，说：「买这么多菜干嘛，吃不了。」

白文斌说：「这不是来客人了吗，巧了，今晚就在这儿吃饭吧，尝尝我的手艺。」

我们自然求之不得，毫不客气的就留了下来。

做饭的时候，我跟老板特意去厨房帮忙，并有意无意地说了些黄倩倩的事情。

说起黄倩倩，白文斌情绪有些低落，言语间流露出对黄倩倩的思念之情。

他跟黄倩倩的父母相处的也不错，一口一个爸妈，亲自给黄倩倩她爸喂饭，很有耐心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亲儿子，如果这都是装的，那下一届奥斯卡小金人非他莫属。

一顿饭吃完，什么发现都没有，我们也该走了。

白文斌问我们怎么来的，说要送送我们。

我们自然知道这就是一句客套话，但也没跟他客套，说：「那感情好，你们这小区太大了，从这里走到车站，起码得十五分钟。」

白文斌随我们下了楼。车里，坐在后座的我，不着痕迹地把早就准备好的窃听器沾在了驾驶座下。

窃听器是上午老板托朋友买的，做公交车来更是为了这一刻，因为黄倩倩说过，白文斌那人非常会做表面功夫，待人及客气，我们预料到他会送我们。

车是一个相对隐蔽，且能给人安全感的私人空间，有人喜欢在家里煲电话粥，有人下班之后，回家之前这段时间，喜欢在车里静静地坐一会，有人喜欢在车里化妆、抽烟、听音乐，有人喜欢在车里哭，如果白文斌真的是凶手，那么他不管在公司还是在家里，都需要保持一个好上门女婿的形象，唯独在车里不需要。

第一步计划很顺利。

目送白文斌的车离开后，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手机，窃听系统直接连接在手机上，电池大概能支撑四五天，希望在这几天里，我们能查出点眉目。

我们听见白文斌在回去的路上听起了音乐，除此之外没别的动静。

我没回家，直接住进来车行里，老板也知道事情严重，陪我二十四小时监听着白文斌。

第二天，白文斌出了个短差。第三天下午，他带着黄倩倩她爸去了趟医院。这期间，他接过很多个电话，说的基本都是工作上的问题，言语也都很正常。第四天，我们都打算晚上去告诉黄倩倩，白文斌没问题，让她不要再疑神疑鬼的时候，事情出现了转机。

时间是中午十一点多点，手机里忽然传出白文斌有些生气的声音，「我不都说过了吗，不要给我打电话！不要给我打电话！你怎么就不听呢？」

「人家想你了嘛。」一个撒娇女声传来。

女人一撒娇，白文斌的口气就软了，说：「这几天太忙了，有时间我就去找你。」

女人问他什么时候有时间。

他说：「要不下午吧，我处理完手头的事，大概三点，你提前洗个澡，换上我上次给你买的**内衣.....」

女人娇滴滴说：「讨厌死了，那我等你。」

电话挂了，之后是白文斌关车门的声音，他下车了。

「卧槽！白文斌竟然有外遇，黄倩倩的直觉可能是真的！」窃听到白文斌的私生活，老板很激动。

「黄倩倩出事小半年了，他找女人也正常，并不能说明黄倩倩的死跟他有关系。」我一边说着，一边穿衣服。

老板问我干什么去？

我说：「出去吃饭，吃饱了，下午去看好戏。」既然答应了黄倩倩，怎么也得去看看。

我俩吃了饭，开车去了白文斌公司，窃听器有定位功能，我们想要找他很容易。

时间卡的刚刚好，两点三十五分，白文斌出门，开车走了。

我和老板跟在他后面，弯弯绕绕了二十多分钟，他才在郊区一个偏僻老旧小区内停了下来，下车进了一个楼道，敲起了门。

很快门打开，白文斌闪了进去。

幸好是一楼，我跟老板悄悄地转到后面窗户底下，窗户没关，就拉个窗帘，里面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了，「嗯嗯啊啊.....」的声音很清晰的传出来，听得我有些燥热，没多久，某处竟有了反应，我心下大喜，总算没彻底报废！

声音持续了十来分钟，安静了下来，没一会，就听那女人抱怨说：「你都十几天没来了，是不是外面有别的女人了？」

白文斌说：「瞎说，我从始至终都只有你。」

女人哼了一声：「那黄倩倩呢？」

听她提到黄倩倩的名字，我赶紧点开了手机录音。

「那个榆木疙瘩，床上跟个死人一样，要不是为了钱，我才懒得看她那张脸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，心里只有你一个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每次都提她.....」白文斌一边花言巧语地说着，一边不知道做了什么，逗的女人咯咯笑着骂他坏。

「那你什么时候把我接出去，我不想住在这破地方了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」

「再等等。」

「还等什么呀，她都死了那么久了，我从二十岁等你到二十七岁，你还让我等到什么时候？」女人抱怨。

二十到二十七？我跟老板对视了一眼，这两个人认识的时间，可能比黄倩倩认识白文斌的时间都长，如此看来，白文斌跟黄倩倩在一起，从开始就是一场算计。

「我们都隐忍了那么多年了，不能在这时候沉不住气，老家伙虽然脑子坏了，可我那丈母娘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公司里的老人，他们家的亲戚，那些人也都不服我，时刻准备抓我小辫子呢，还有公司上下几百号员工，都认识我，你要在这时候出现在市里，人多眼杂，万一咱俩约会的时候被谁看见，说出去，那我这些年给人当儿子装孙子可都白费了。」

白文斌的话听得我胆寒，没想到，他道貌岸然的外表下，竟真是这样一副丑恶的嘴脸。

女人又抱怨了几句，被白文斌又哄又劝说服了。

「那你以后要常来看我，最少一星期来一次，你不在，我自己住在这老房子里怪害怕，晚上睡不着觉，老梦见黄倩倩变成了鬼，站在我床头。」

白文斌说：「你就是胡思乱想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，就算有，她也被我请的符镇在车上了。」

女人说：「我真梦见了，梦见了好几次，她血头血脸的，大着个肚子.....」

「你别说这事了行吗？」白文斌不耐烦了，声音都高了几个分贝，又说，「可惜了我那孩子。」

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你要想要孩子，我给你生，现在就生，生几个你说了算.....」

「唔.....」

白文斌低吼了一声，接着又是不可描述的声音。

太特么尴尬了，让我们俩大老爷们听这个，我关了录音，示意老板，没必要再听下去了，真相已经大白了。

老板还有些意犹未尽，被我拽回了车上。

「女人的第六感果然强大，这孙子也太狠了，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，搭上了自己的孩子，这样的人就该枪毙，咱们报警吧？」老板义愤填膺地说。

「这只是录音，报警恐怕证据不足，不能治他得罪，咱们还是问问受害人，她是怎么打算的吧。」

又是夜，宝马车里，黄倩倩听完了那段录音。

又有黑气自她的身体里飘出来，脸上的血迹愈发狰狞，看得出，她很生气，但她控制住了，她说：「谢谢你们，你们再帮我一个忙，帮我把那张符找出来，我要亲自去找他。」

我跟老板把车里翻了个底朝天，终于在后座下面找到了一张卷在一起的黄符。

黄倩倩让我们把它烧掉，烧完她就从后视镜里消失了。

五天后，一条新闻登上了本市头条，「某小区发生了一起残忍命案，神经病女友深夜举刀砍向男友，男友身中数刀，当场死亡。」

这是刊登出来的消息，小道消息传的更是精彩，据说男友的脑袋都快被砍下来了，就一层皮连着，瞪着眼死的，满眼恐惧。

据说男友是某公司千金的上门女婿，老婆出车祸离世不到半年，他就把持不住了，借出差的由头去偷偷见女友。

据说女友根本就不是神经病，就是那天晚上不知道怎么的，忽然就发了狂，一边砍人嘴里还一边喊着有鬼。

据说男友的老婆是被他俩合谋害死的，女友心里有鬼，最终把自己逼疯了.....

那么多据说，只有我跟老板知道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，是黄倩倩借由女人之手为自己报仇了。

命案发生的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了黄倩倩，梦里，她脸上、衣服上的血迹没有了，干干净净，头发清清爽爽的垂着，笑着对我们说谢谢，说她报仇了，但还有一件事要拜托我，让我把那段录音交给她的爸妈，告诉他爸妈，她安心地走了，让他们好好生活，别再为她的事情伤心了。

隔天，我约了车行老板，又去了一趟黄倩倩家。

这次，给我们开门的是黄倩倩的爸爸。

我很惊讶：「叔叔，您身体好了。」

黄倩倩她爸叹了口气，「好了有段时间了，一直在装呢，就是想试探试探我那好女婿。」

我们恍然，黄倩倩都能想到车祸是白文斌做了手脚，她爸久经沙场，又怎么会看不出点名堂。

我们把录音交给他，跟他说了黄倩倩的留言。

他听完里面的内容，长吁短叹说：「是我对不起倩倩，他俩在一起是我做的主，倩倩听话，就是受了委屈，她本来有个男朋友的。」

他还说，他昨晚也梦到黄倩倩了，黄倩倩让他一定要好好谢谢我，他给了我一张卡，卡里有十万。

我不要，他又难过起来，说孩子没了，留着钱没用，说要不是我，倩倩还死不瞑目呢，这是我应得的。

最后没辙，我把钱收下了。

这钱我没独吞，虽然老板卖给我凶车不地道，可帮助黄倩倩报仇这事他出力不少，我分给他五万。

他说啥都不要，说这事没跟我说清楚，差点酿成大祸，是他的错，有了这次教训，事故车他以后不敢再沾了。

我说：「那我请你吃饭。」

他说：「好，接上你女朋友，你那事我帮你解释解释。」

我说：「那我得先回家洗个澡，捋捋捋捋。」

这些天，被那车闹的灰头土脸的，收拾利索了，饭后约个会，必须得让小莉知道，我那啥好了，没出轨，见着她依旧猴急猴急的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